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驅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道揚末教  
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  
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  
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  
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  
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  
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

年帝躬弗愈雖和鵠薦術而茵褥猶滯乃潔  
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  
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  
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  
映毅燻爐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堂中  
振錫清越響發牖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  
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  
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徧朝歸  
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  
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

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  
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  
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内外道知欲現神通力  
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  
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  
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

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  
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  
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  
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

賓頭盧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  
宣佛法閣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  
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勅令爲末世  
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  
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爲王說偈  
卷二

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爲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惰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惰誓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遏之不聽涅槃勅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惰誓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

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鸕能不偏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瞿曇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華亦

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溝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慙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彼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惱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

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縛縛上舊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縛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述自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

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  
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  
身燒上名香懸繒幡蓋散衆雜華手執香鑪  
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  
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  
四  
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  
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  
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  
座掃灑如法其欠好處安聖僧座敷設軟物  
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

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  
化身來若令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  
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  
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  
不受雜絲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  
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  
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  
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  
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  
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

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最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椀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

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懶身單敷銅盆銅瓶潔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披氈縛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

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他  
已身餘人輒將作別不可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

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勸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

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真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於齊上施主儉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為福田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她食多將施食乞飼鳥犬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內或將已食任意多少不論限約

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之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着淨石上施諸禽獸

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爲不捨衆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眾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餚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爲種樹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爲施一得萬倍報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爲藥

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

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頽不可顯示不過十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頽不可顯示是故智者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暉暉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爲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

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爲施安何爲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

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

又增一阿舍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蓏若

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

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

題三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勅阿難汝

取水來阿難自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爲愍彼故爲受之

###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爲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是非時一髮一瞬草葉等即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

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  
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  
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  
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

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  
浮提時拘耶尼<sub>題二</sub>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  
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  
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  
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  
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

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  
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  
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爲時從中已後至後夜  
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  
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  
是俗人醺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  
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姪亂未發  
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姪  
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  
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

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爲檀越燒香三唄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爲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

既知燒香本擬請佛爲凡夫心隔日覩不知佛令燒香徧請十方一切凡聖表呈福事騰

空普赴正行香作唄時一切道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光明雲臺徧世界供養十方無量佛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爲女人行香恐觸手染着故開坐受

若恐譏慢今懸放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

受香翻前即是

題二

十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如養馬養  
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  
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當願衆生志在佛道爲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  
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  
服若上佛者以華香贍凡所食要先施於  
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

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  
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  
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  
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  
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  
作念若餽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  
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爲皆誦偈念如  
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  
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  
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

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惑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

他受者爲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爲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亦同盜相二爲作證明故僅失脫不三爲止詐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爲成少欲知足故若當不受五爲生他信敬心故見非同僚素道生信外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

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授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

聖二

十二

得漏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

受食著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爲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

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

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  
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

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

第十二

十三

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偏唱等供已然後得  
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  
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

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

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

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  
食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  
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  
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爲膿蟲住  
處如酥孔酪血變所成與爛脰無異廚人汗  
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  
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  
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金熟糜滓濁下沉清者  
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爲戾清者爲屎腰有三

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爲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含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爲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食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

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體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酥拊之癰熟膿出和合酥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胃乾嘔我當云

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綠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取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

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經無目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記云巨摩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

俗法亦以爲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生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滌亦名爲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藉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

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  
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百一用  
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  
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入食少人若  
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  
飲故知無病非時是蜜酥油等亦不得食也僧祇律云胡椒畢  
鉢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  
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鹹甘等不任爲食者  
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

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爲食者並得作盡形  
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  
耶謂邊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  
乾棗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擣汁飲并子總  
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  
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  
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  
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仁煎作稠湯  
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

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呪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着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爲衆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卷二十六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輸頭檀王以佛爲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

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爲施主唄讚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爲何等施當爲應時呪願若爲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舍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是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爲娶婦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糧

若爲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爲檀越呪  
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爲女

施園便呪願云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園則  
人民得休息 畫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  
瑞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  
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  
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  
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  
餉養育因爲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  
歡喜合掌白母言爲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  
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  
法佛即爲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  
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衆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

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  
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

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

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  
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

經二

十九

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  
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  
長者家設諸餚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  
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

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

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耶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

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

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飴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勑設飴饍執持幢旛香華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着諸瓔珞莊嚴其身齋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

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遠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又付法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後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毆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

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黎勤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娉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鍛上鍛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鍛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

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遂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嘗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

壽五處不死鎌鎔不焦釜煑不爛水溺不死  
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  
如是事

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  
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  
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  
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  
入戶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  
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覆水上時佛與僧  
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  
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  
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  
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  
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

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  
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  
得先佛前行時佛着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  
入戶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  
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覆水上時佛與僧  
駁二  
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  
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  
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又手白佛  
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  
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

食是時佛呪願姪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  
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  
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

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

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

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

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

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閼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  
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  
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  
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

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恠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俟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遠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稽餓累日

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帝驗其所得果不妄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弟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

晉關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關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

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

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

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

道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

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敷闔堂肅然一時

禮敬母自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此鉢

猶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

未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

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

興王該曰燭日闔夏登宵衛度繼軌咸恬泊

於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縣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

苦每設齋會不遑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

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

柳而坐因請與歸淨入行食翻飯于地傾簾

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

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

清淨旣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

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

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舍以蘇峻之功封

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恠<sub>輕二</sub>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sub>廿五</sub>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杖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為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

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鐘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頹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歎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疴患但結跏趺坐斂衽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旣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

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帀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

古五驗出  
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爲屋所墮頭陷入胷琳爲詔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

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齊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古一驗出  
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廿六

音釋

誘	云九切	屣	踰也	切	杖	夷益	切	擯	斥也	切
氍毹	音其俱切	毳	毛席也	切	𦵹	初覩	切	近	𦵹	部
衣	綿切	簾	霜	俱	覩	身衣也	切	𦵹	也	切
繖	作管切	簾	輸	目動	𦵹	伊甸切	近	𦵹	也	切
樂	集也	瞬	閨切	貌	𦵹	合飲也	𦵹	𦵹	也	切
鼓	先奏切	唄	薄費切	醞	伊甸切	𦵹	𦵹	𦵹	也	切
鑄	扶占切	釀	汝亮切	醞	尹鍾切	𦵹	𦵹	𦵹	也	切
鑄	鋗屬切	釀	醞也	醞	鍾也	𦵹	𦵹	𦵹	也	切
敕	此云賤切	蒲	設也	醞	鍾也	𦵹	𦵹	𦵹	也	切
欽	許及切	𠂔	呼正	醞	鍾也	𦵹	𦵹	𦵹	也	切
欽	合也	跕	步蹠	醞	鍾也	𦵹	𦵹	𦵹	也	切
圉	七情切	圉	圉也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賓	國也	金	扶占切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賓	梵語也	金	扶占切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魚到切	釀	醞也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吉器也	釀	醞也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此云切	蒲	設也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此云切	𠂔	呼正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許及切	跕	步蹠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罽	合也	圉	圉也	圉	圉也	圉	圉	圉	圉	圉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〇册